

号100年五十二(共)

# 武坛之星

——赵长军的武功和爱情

李新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赵长军近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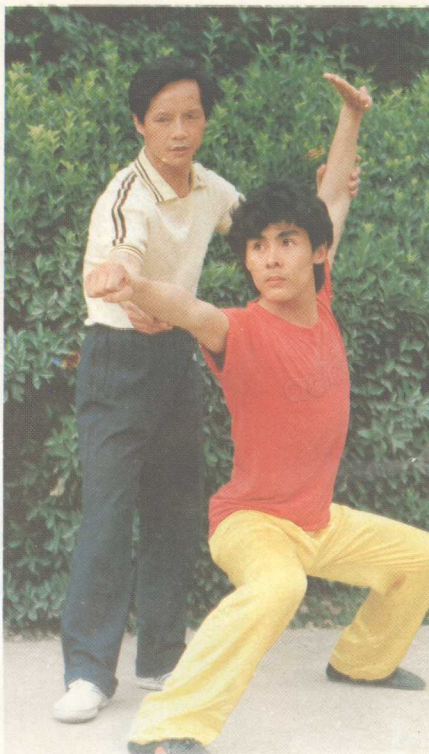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时代的赵长军

赵长军和他的父母





赵长军和他的启蒙教练袁润生



赵长军和他的教练白文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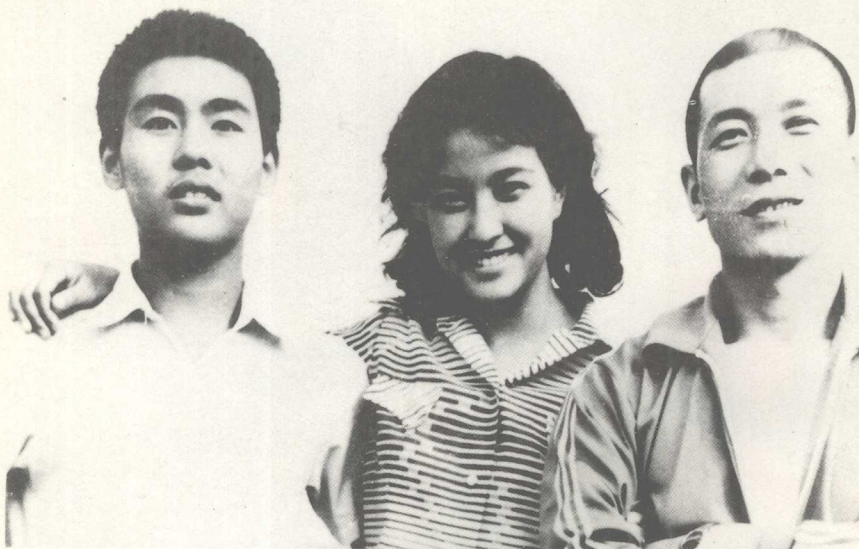
赵长军和他的  
教练马振邦

刀  
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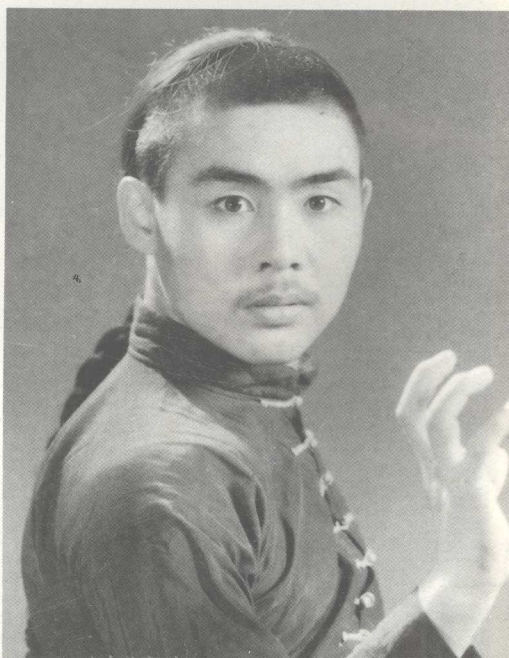


地  
趟  
拳





1982年拍《神秘的大佛》时和刘晓庆合影



在电影《武当》  
中饰演司马剑

# 1. 千钧重担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. 千钧重担      | ( 1 )   |
| 2. 常平镇决战     | ( 9 )   |
| 3. 童年纪事      | ( 22 )  |
| 4. 拜师学武      | ( 29 )  |
| 5. 雏鹰出笼      | ( 35 )  |
| 6. 两年炼狱      | ( 44 )  |
| 7. 名师指点      | ( 50 )  |
| 8. 徒生怅惘      | ( 57 )  |
| 9. 东渡扶桑      | ( 65 )  |
| 10. 荣膺桂冠     | ( 76 )  |
| 11. 主演《武当》   | ( 84 )  |
| 12. 赫赫武功     | ( 99 )  |
| 13. 话说《海灯传奇》 | ( 108 ) |
| 14. 武星的罗曼史   | ( 118 ) |
| 附记           | ( 127 ) |

## 1. 千钧重担

1987年11月18日。古城西安。

当东方微露鱼肚白色，玫瑰色的朝霞铺染了大地，人们刚刚从沉沉昏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位于市西郊机场的候机厅里，已是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。时序已是深秋，气候虽略带了寒意，但驰名中外的秦俑、唐陵的巨大诱惑，还是磁石般地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。兴建于50年代的机场大楼，显然已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航运事业的需要，本来就不够宽敞的候机厅，现在拥塞得满满当当。

忽然，旅客中出现一阵躁动，人们的眼光一齐投向候机厅的过道，只见几名身着红色运动服的青年，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。“喔，运动员。”旅客中有人自语道。几位青年步入候机厅后，见到旅客早已爆满，便也只好站着，围在一起，悄悄地拉着话。这本是平常不过的生活中的一幕，但在候机厅这个各色人种汇聚，奇装异服媲美的世界里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，受着新奇感的驱使，人们反倒把注意力集中到装束普通的几位运动员身上，注视着，品评着，议论着。

“这不是赵长军吆！”旅客中，不知是谁兴奋地叫了起来。

“谁？赵长军？！哪个？”有人问。

“戴墨镜的那个，没错！”有人回答。

有个青年径直走到那个戴着墨镜的运动员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是赵长军吧？”

“是。你好。”赵长军欠身回答。

于是，许多人围拢过来。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连珠炮般地投了出去：“你去哪儿？是不是去广州参加六运会？”“这次比赛有把握吗？”“你为啥不多拍些功夫片？”“你父亲是不是搞武术的？”还有人问：“我叫×××，给你写过信，你收到了吗？”“告诉我，赵长军，你同时能打几个人？真的。”长久埋藏在心底的疑问，瞬间一齐抛了出来。可惜，提问的人太多，赵长军竟无从回答。他不住地点头、微笑，后来，干脆在众多的提问者面前，一一回答：“谢谢。”“谢谢。”“太谢谢了。”所答而非所问。

翻译们将赵长军的出现，介绍给各自陪同的外宾。外宾中亦产生反应，特别是日本人，竖起大拇指直夸：“赵氏！赵氏！了不起。”接着，也围了过来，以手称额，请求其他围观者给予方便，他们要和赵长军留张珍贵的纪念。

看到赵长军被围困着不得脱身，武术队的领队和机场取得联系，被破例准予提前进入登机厅。在机场的安全检查口，赵长军摘下墨镜，抱拳向旅客们致谢，末了，又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。旅客们回报以热烈的掌声和许多相机拍照时发出的电弧光。

这样的场面，赵长军已遇到多次了。也难怪！赵长军的名字确实如雷灌耳，特别是对于年轻人。他是国内外10次武术比赛全能冠军的获得者。人们从武术比赛中，看到他的赫赫武功；从武打影片和电视剧中，欣赏到他的不凡表演；从报刊杂志中，读到有关他的动人事

迹；从省上、乃至全国人大的会议报道中，听到他的发言，看到他的身影。他是中国武坛、也是中国青年的佼佼者。且不说，还有许多有关他的扑朔迷离的纷纷扬扬的传闻。

巨大的TU154航班，引擎轰鸣，在跑道上起飞后直插蓝天；然后，又倾斜机翼，折身返回市区上空，盘旋着渐渐升高。赵长军临窗而坐，透过舷窗向下俯瞰，但见偌大的西安市有条不紊，井井有条，南北和东西走向的笔直的街道，将市区划分得整整齐齐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，曾在一首咏长安的诗中写到：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画龙点睛地状出了古长安迷人的神韵。日月变换，沧海桑田，千余年后的今天，古城顽强地承袭了昔日的风采。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是很少有的。他稍一注目，便能清楚地分辨出哪是新建的高水准的饭店，哪儿是幽静肃穆的古刹，哪儿是气势壮观的帝王陵冢，哪儿是碧波荡漾的湖光水色……是啊，他太稔熟机身下的这座古城了。他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成名于斯，这座古城是历史的见证，记载着他的痛苦、欢乐和希望。

紧挨赵长军就座的是白文祥，他是赵长军的教练。四十出头的年龄，棱角分明的方脸盘略显苍白，一头乌发梳理得整整齐齐。打眼望去，他一点也不像武林中人，倒像个典型的白面书生。正是人不可貌相，此时的白文祥已在武坛度过了30多个春秋，一年后即获得武术高级教练职称。近几年，他重任在肩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和赵长军朝夕相伴，情同手足。

待飞机飞入高空，航空小姐送过饮料后，白文祥侧身不经意似地对赵长军说：“困不？睡会儿。”

赵长军没有言语，用右拇指轻轻地揪了一下座位扶手上

的键钮，于是，上身偃着座背徐徐向后倾斜。他合上了双目。他清楚，这是教练的吩咐，得听。

但此时，他心中觉得沉甸甸的，没有丝毫睡意。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驰骋。从9岁起参加省武术队到现在，18年的岁月里，他参加过无数次比赛，可谓久经沙场，身经百战，但没有哪次比赛能像这次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
这是整整4年的不凡历程。

1983年9月，共和国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，赵长军参加了，并不负众望，一人夺得4枚金牌。但这届全运会将武术只列为表演项目，成绩不计入各代表团名次。他所在的陕西队。参加决赛的74名运动员拚尽全力，最终只获得3枚金牌，金牌数排列在全国第26位。

陕西全省哗然。

叽叽喳喳的、尖刻偏颇的街头巷议，可以当作耳旁风，过后即忘，不必计较；但发表在省报上的各方人士的堂堂议论，却使无论任何人都不能不聆听正视。省报一个版面的通栏大标题是“陕西体育为何一落千丈？”惊人心魄。发表的文章有：“体育部门领导有责任”、“‘老陕’感到惭愧”、“我省体育落后原因三议”、“各级都应重视体育工作”、“体育翻身要打总体战”、“全省人民寄希望于你们”……不一而足。

在一片谴责和议论声中，原省体委主任谢职，省体委机关干部外出羞于自报家门，一大批运动员功亏一篑，退役或改行别作安排。

不讲情面，这就是体育。

很快，省委、省政府红头文件下达，要求省体育系统以4年为期（从五运会到六运会），达到或超过本省竞技体育的最好水平（四运会获9枚金牌，列全国第18位为最好水平）。

庄严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，陕西省体育系统闷头要打一场翻身仗的攻坚战。

从这时起，全省体坛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莫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赵长军身上，人们从他身上发现到巨大的价值。如果五运会将武术列为正式比赛项目，赵长军一人夺得4枚金牌，加上其他3枚，7枚金牌闪闪发光，陕西省会面临五运会后的窘境吗？！六运会已经明确，武术将是正式比赛项目，如果赵长军如法炮制，再获得4枚金牌，何愁翻身仗不会打成？！

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，连小学生也明明白白。

如果说过去的十多年，赵长军获得的50多枚金牌属于他个人；那么，在1987年六运会要争取的金牌，实实在在为全省人民所共有。同为金牌，重量不可相比呀！

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大省，将打体育翻身仗的重任，托付给这个只有20多岁的小青年，未免沉重得有些残酷，但这是一个体育落后的省，不得不使用的一个超重砝码。

陕西省体委领导，深谙运动规律，尽管对赵长军寄托着很大希望，却没有使压力变成他的包袱。签订六运会承包合同时，明确交给他的任务是“争二（枚金牌）保一（枚金牌）”。得两枚金牌重奖，一枚不得则要重罚。比赛如同打仗，军中无戏言。

所有承包合同公布后，谁的担子轻了，谁的担子重了，运动队一时议论纷纷。特别是承包了金牌的单位和队员，反应更大。有人找到体委领导诉苦：“主任，不行呀。我们的实力哪能和赵长军比，他‘保一’，我们也‘保一’，这码子差的大了。他拿金牌如囊中取物，我们可是拚了小命还不准哩。”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赵长军的任务，至少应是‘争三保二’才对。”

赵长军听到这些话，唯苦笑而已。

他会全力拚搏，但需要理解。

他自1980年获得武术全能冠军的桂冠后，除1984年因拍摄电影没有参加比赛，年年如愿以偿，全能冠军非他莫属，而且，每次比赛至少获得3项单项冠军。在1987年6月全国武术比赛暨六运会预赛中，甚至获得6项冠军，有人赞誉他创下武术界的奇迹。外界有所不知的是，每年的全国武术比赛，按规则每名运动员可参加7项比赛的角逐，7个项目是：长器械（枪、棍任选一个）、短器械（刀、剑等任选一个）、自选拳（长拳、南拳、太极拳等任选一个）、传统拳（猴拳、醉拳、地躺拳等任选一个）、传统器械（双刀、双剑、双匕首、大刀、朴刀任选一个），还有对练和全能。而六运会武术比赛只设4项。而且，取掉的全能、传统拳、传统器械3项，均是他的长项。

论年龄，到举行六运会时，他即满27岁。若按常人，此时正当美好年华，但在运动场上，特别是对于武术运动员来说，早已过了鼎盛时期，武坛上像他这样年龄的运动员，已寥若晨星。如何过体力关，已构成对他的严峻考验。

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

人，众必非之。”萧统在《昭明文选·李萧远〈运命论〉》中讲出的这几句话，数千年以还，一直堪称国训，实在是吃透了民情、国情的画龙点睛之还，赵长军在武坛常盛不衰，赞誉之声固然比比皆是，但何尝能无嫉妒之徒施放出的明枪暗箭。况且，武术和体操比赛一样，凭裁判评分，没有绝对公正和准确的标准，容易给人以口实。

做人难，做名人更难。不身历其境，很难解得其味。

.....

当然，陕西省给赵长军肩上不只放了重担，亦给他以殊荣和种种照顾。

从1979年至1987年，他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，被评为省科教系统的优秀党员；被授予武术教练兼运动员；被任命为省运动技术学院五系副主任（副处级）；被推选为全国青联委员；被多次选举为全国人民代表，参加了全省、全国的人大会议；1989年，又被光荣地推选为全国劳动模范。

航班继续在空中平稳地飞行，巨大气流的冲击，使机身轻微震颤。大约飞至中途，航空小姐开始为乘客分送点心。航空小姐一双杏眼，皮肤白皙，标准的1.65米身段，穿着悦目的天蓝色工作服，系着绣花的白色围裙，天仙般的俊美。她轻捷地把用漂亮纸合包装的点心送到乘客手里。轮到赵长军，递过盒子，她笑容可掬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您好面熟，是赵长军吧。”“是，是，我是赵长军。”他想站起来，却被系在腰际的安全带挡住。“那打扰您了，签个名好吗？”她边说，边从口袋里掏出个精美的小本子。原来，她早就注意到他了。

为航空小姐签过名，平添了赵长军的几分不安。他没有想到素昧平生的航空小姐也认识自己。再过3天，期待了4年之久的比赛就要开始，万一失手，不要说愧对全省人民，也对不起像航空小姐这样的热心人呀。

不，不会的，为了这一仗，他做了精心准备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。他相信他的实力，他相信自己会成功。

赵长军听到这些话，哑着笑而已。

.....

.....

## 2. 常平镇决战

航班在广州白云机场徐徐降落。走下舷梯，温柔、湿润的微风迎面吹来，像水面上的涟漪似的轻轻飘过，像孩子柔软的小手摸到脸上，绵绵的，凉丝丝的，挺舒服。两个多小时的航程，几乎跨过了一个季节。此时祖国北方大地，已是一片万木萧瑟、山寒水瘦的景象，而由于季风的影响，珠江两岸仍然秋意盎然、满目葱茏，正当一年之中的最好时节。无怪一至五届全运会，都是在9月举行，独六运会在广州召开时，将时间推迟至11月下旬。

赵长军一行没有在广州逗留，从机场乘车，直接去了距花城75公里的东莞市常平镇。六运会武术决赛将在这里举行。

改革、开放的政策，使广东省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诸如只有万余人口的常平镇，竟也建起一座雄伟壮观的体育馆，这是北方各省不敢奢望的。

赵长军曾来常平镇参加过武术比赛，对这个水乡小镇很有好感。他期望这是块风水宝地，能梅开二度，像上次一样使他如愿以偿。

赛前的气氛是神秘的，各队的动向很不一样。以往战绩欠佳的队员，多喜欢在公开场合亮相，期望别人，特别是裁判能对他们刮目相看；而武坛上的一些名将，一般深藏不

露，行迹不测，直到开赛锣鼓敲响，才突然出台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眼下，赵长军竞争的对手是原文庆。

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这是赵长军时刻铭记在心的一句话。他不加掩饰地多次说过：“我就是奔着拿冠军才参加比赛的。”70年代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当时的全能冠军李连杰发起挑战，迫使比他还年轻两岁的李连杰见好就收，在只有18岁时放弃了武坛上的角逐。从1980年起，他夺取了全能冠军，并一夺再夺，使得全国的武林高手——北京队赫赫有名的李子洲、王建军只得俯首称臣。从1985年起，山西队出了个新秀，名叫原文庆，雄心勃勃，从不讳言他的目标就是要从赵长军手里夺走全能冠军。

武坛上近乎残酷的竞争，促进着武术的发展，使武术永葆魅力。

原文庆端的是一员猛将。他比赵长军年轻5岁，武术功底扎实，身体素质好，弹跳力相当出众。在争夺全能冠军的决战中，虽然屡屡败在赵长军手下，但1986和1987年连续两年，他两次从赵长军手里夺走棍术金牌，其他几项的成绩也相差无几，从而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和潜力，武林众多高手莫不注目于他。

直到决赛开始前，在常平镇，赵长军始终没有见到原文庆。

开赛前的3天时间里，按照预定方案，赵长军大大减轻了训练强度，每天只做做基本功练习，尔后把套路演练上一两遍就结束训练。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开始嗜睡。晚上睡得很香，白天，接着又睡，而且不叫不

醒。第一天，教练白文祥缄默不语。第二天，赵长军从中午1点直睡到下午4点多还没有醒来，而且鼾声均匀，口角上挂着口水，大有睡到次日天亮再说的样子。知运动员莫如教练了，白文祥深知赵长军精力过人，他可以连续两天不眨个眼，而且不显倦容，但睡起来就没个完，任别人吵闹、敲门也浑然不觉。白文祥暗自叫苦：前一阶段的训练强度是不是太大了？！赛前的调整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很难恰到好处地把握。他在赵长军的床边琢磨了半天，断然把他摇醒：

“长军，别睡了，到外面转转吧。”

开赛的前一天，领队为避免赵长军惹人注目，特别是为躲开无孔不入、见缝就钻的记者们的采访，让别人代赵长军抽了出场顺序的签。回来告诉他，第一个比赛项目是拳术，他先于原文庆出场。

“是吗？”赵长军听清后，皱了一下眉头，心存疑虑地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抽签人重申。

“他和我隔几个人？”赵长军不放心地再问。

“紧挨着你出场。”

“唉，该我去抽签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，签不好？！”

“算啦，签已抽了，说也白说。”

显然，赵长军不满意长拳的签。对此，众人不解，但也不便再问。

运动员赛前的心理，极其微妙，赵长军同样如此。他一向相信后发制人最有力，他希望他的对手先于他出场，他紧随其后。届时，他会陡然生出一种豪气：“哼！看我的吧！！